

顾亦主编

美好人生美好生活读本

# 说爱

读者丛书



## 目 录

系于一发	1
在雪崩的时候	4
死亡之吻	10
·为男人鸣不平	16
·爱过才懂得	19
·爱情让人容光焕发	22
·平平淡淡才地久天长	25
爱人陷入绝境时	28
距离带来亲密	32
夫妻之间	34
梦里又飞花	41
雨天里等你来的小女孩	46
年轻的时候	50
我不想问你的名字	54
电话朋友	57
人约两年后	62
找一个借口	67
共拥特别的感觉	71
再做一次新娘	73
女孩对男孩说的话	76
一个女人需要三个丈夫	79
送我一束牵牛花	82
父亲回来了	86



# 录

一切都是为了爱	89
心灵的默契	93
何不做个生活赢家	97
在婚姻里唤起初恋之情	99
总象初恋时那样	103
我是最适合你的	107
帮助配偶变得更美好	110
爱是一件旧衣裳	115
莫怕多情	118
使丈夫开口说话	121
总算有人爱我	125
互不盘问互不隐瞒	128
要有魅力并不难	131
问世间情是何物	133
两次钟情	136
善爱悠悠	138
无怨的青春	141
幸福在哪里	142
表达爱情的最好方式	145
心爱的人背离了我	148
我惊疑地看着爱情远去	152
今生不负爱	156
爱是由心灵形成的	159
今天吵吵架好吗?	163
不能说的真话	165
恋爱·约会新思路	169



# 录

你了解自己的丈夫吗?	173
你了解女人吗?	175
失落的钻石戒指	178
不能不履行爱的诺言	182
母亲节的礼物	188
尽在不言中	191
家人沟通的条子	196
家人间相互交流的奥秘	199
家庭才是永久的	205
怎样对待家庭矛盾	207
爱的象征	211
妈妈和房客	214
抢救孩子我替你开路	217
我的朋友——一个电话员	220
同是天涯求职者	224
重遇詹姆斯	227
人生之师	229
老师的吻	232
蓝色的连衫裙	235
再加两个苹果	238
每个孩子都怀有希望	242
我不告诉她会知道吗?	245
我永远不会忘记老师	248
但愿你是我女儿!	253
老师所能给予的	255
只有爱才会创造爱	257

# 目 录

用生命创造生命	261
助人者就是天使	266
一次巧遇改变两代人生	272
七个美元的音乐梦	277
人生的第一瓶香槟酒	282
善待每个人	285
母亲的婚纱	288
温暖	291
死信怎样救活人	294
融融人间情	297
轻轻的一声叮咛	300
传世的礼物	302
来自天堂的回信	307
对爱的追求会创造奇迹	309
亲爱的我来了	315
让爱心拯救城市	318
一点人情味	321
体贴是一种美	323
怎样安慰悲伤的朋友	325
爱是造就爱的能力	330
一包种子所能长出的美好果实	333
她是我的朋友	337
友好的报答	340
伸出手来就成了朋友	343
好朋友再见	346
不打不相识	354

三

录

水兵的圣诞礼物	360
世上没有陌生人	364
很想再见到那个男人	368
难忘那郁金香	371
温暖	374
少女	376
四个字创造的奇迹	378
加深友谊的秘诀	381
对别人真诚地感兴趣	386
赞扬自有无穷魅力	389
向异性朋友倾吐	395
如何结交真正的朋友	397
朋友四型	401
友情	404
友谊	406
造福人生的三句话	408
对自己说“不要紧”	411
怎样对付遇到的不幸	414
面向未来的人生忠告	417
做一个正直的人	420

# 系于一发

〔奥地利〕卡尔·施普林根施密特 华宗德译

我们想，让姑妈把秘密公开吧！我们虽年幼，但毕竟长大了，好歹快成年罗。有什么事不能对我们说呢？埃弗里纳姑妈真不用对我们保什么密了。就说那个圆的金首饰吧，她用一根细细的链，总是把它系在脖子上。我们猜想，这里准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缘由，里面肯定嵌着那个她曾爱过的年轻人的小相片。也许她是白白地爱过他一阵哩。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们当时究竟怎样相爱的呢？结

果又是如何呢？这没完没了的疑问使我们纳闷。

我们终于使埃弗里纳姑妈同意给我们看看那个金首饰。我们急切地望着她。她把首饰放在平展开的手上，用指甲小心翼翼地塞进缝隙，盖子猛地弹开了。

令人失望的是，里面没有什么照片，连一张变黄的小相片也没有，只有一根极为寻常的、结成蝴蝶结状的女人头发。难道全在这儿了吗？

“是的，全在这儿，”姑妈微微地笑着，“就这么一根头发，我发结上的一根普普通通的头发，可它却维系着我的命运。更确切地说，这纤细的一根头发决定了我的爱情。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也许不理解这点，你们不把自爱当回事，不，更糟糕的是，你们压根儿没想过这么做。对你们来说，一切都是那样直截了当：来者不拒，受之坦然，草草了事。

“我那时19岁，他——事情关系到他——不满20岁。他确是尽善尽美，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爱我。他经常对我这样说：我该相信这一点。至于我呢，虽然我俩之间有许多话难以启口，但我是乐意相信他的。

“一天，他邀我上山旅行。我们要在他父亲狩猎用的僻静小茅舍里过夜。我犹豫了好一阵。因为我还得编造些谎话让父母放心，不然他们说啥也不会同意我干这种事的。当时，我可是给他们好好地演了出戏，骗了他们。

“小茅舍坐落在山林中间，那儿万籁俱寂，孤零零地只有我们俩。他生了火，在灶旁忙个不歇，我帮他煮汤。饭后，我们外出，在暮色中漫步。两人慢慢地走着，强烈的心声替代了言语，此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回到茅舍。他在小屋里给我安置了张床。瞧他干起

事来有多细心周到！他在厨房里给自己腾了个空位。我觉得那铺位实在不太舒服。

“我走进房里，脱衣睡下。门没锁上，钥匙就插在锁里。要不要把门锁上？这样，他就会听见栓门声，他肯定知道，我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太幼稚可笑了。难道当真需要暗示他，我是怎么理解我们的欢聚的吗？话说到底，如果夜里他真想干些风流韵事的话，那么锁、钥匙，都无济于事，无论什么都对他无奈。对他来说，此事尤为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我俩的一辈子——命运如何全取决于他。不用我为他操心。

“在这关键时刻，我蓦地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念头。是的，我该把自己‘锁’在房里，换句话说，那只不过是采用一种象征性的方法。我踮着脚悄悄地走到门边，从发结上扯下一根长发，把它缠在门的把手和锁上，绕了好几道，只要他一触动把手，头发就会扯断。

“嗨，你们今天的年轻人呀！你们自以为聪明，聪明绝顶。但你们真的知道人生的秘密吗？这根普普通通的头发，第二日清晨，我完整无损地把它取了下来！它把我们俩强有力地连在一起了，它胜过生命中其它任何东西。一到时机成熟，我们就结为良缘。他就是我的丈夫，多乌格拉斯。你们是认识他的，而且你们知道，他是我一生的幸福所在。这就是说，一根头发虽然纤细，但它却维系着我的整个命运。”

# 在雪崩的时候

---

于 丹译

---

回到巴黎，我总是很高兴的，这次尤甚。因为在此前的一个半月里，眼前除了刺目的烈日、灼热的黄沙、罐装的淡水外，就是激动的阿拉伯人。一个长长的热水澡、一顿美食之后，我虽然悠闲自在，可总觉得好象有什么事会发生。

果然，当我溜达进旅馆休息时，正是七

点半，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托尼·阿瑟斯特——我在中学和大学时的同学。

他身材瘦长，优美而结实，就象许多有名的登山家一样。

“啊哈，吉姆！”他象小男孩般快活地冲我招呼，“见到你太好啦！”

“我也是。”我边回答，边盘算着该不该问候他的妻子卡伦，据道听途说，似乎他的婚姻不甚美满，所以还是决定少冒险为妙。

“你这些时间都在干什么？”

他略显诧异：“你没看过报纸？”

“我呆的地方是撒哈拉大沙漠。”我只好把采访石油勘探的事全盘托出。

“那么，你也没听说过《登山家夫妇的发现》那篇报道？”

我摇头：“总不会是石油吧？”

他笑了：“不是……它是写……噢，吉姆，在我遇见的所有人中，你是第一位不向我打听那事的人。你既然还不知内情，我想跟你分享我的体验，我想从头说起——有些事对别人难以启齿……你是否觉得我企图恭维你？”

“的确有点！”我说。

服务员端来了饮料，我们边喝边谈。

“实际上，四年前就开始了。”他说，“那时，卡伦与我刚刚结婚。”

我回忆起了他们的婚礼——当时社交界的一件大新闻，托尼和卡伦周游列国，度过了一个漫长的蜜月。

可是后来，事情竟然起了变化。那并非由于他俩彼此厌倦，而是因为卡伦厌恶山。

她从未设法阻止托尼——他也小心翼翼地遵约守信，只是周末才去登山。卡伦从没说过他一个字，可是他知道她烦躁不安，这便弄得事事全都不对劲儿了。他为追求这桩除了婚姻以外的唯一乐趣而内疚。

托尼说：“去冬，我组织攀登安第斯山，当然，我们的冬天正是那儿的夏天。我让卡伦随便在哪儿等我，就是不要到南美去，我想成为第一个登上拉多罗若沙山峰的人，怎能因为她分散精力呢。卡伦没说什么，不过我知道伤了她的心。为此，搞得我差点儿取消了一切计划，但是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觉得这是自己的软弱。

“于是，我故意将出门的时间超过了原定的三个月……”他停顿下来，呷了口饮料，“六月里，我心舒气畅地回来，略感忏悔。……麻烦的是……”他突然变得嗫嚅起来了，我看他的手指紧紧地捏着杯子，“她有了外遇。”

我什么也没说，没啥可说的。

“当天夜晚，她就全对我说了……她说她主要是为了惩罚我，因为我撇下了她……她很难过，请求我的饶恕。”

尽管天气很冷，但是托尼的前额汗珠晶莹。

“天知道，”他说，“我想，这事已经过去了，她再也不会对我不忠实了。卡伦那么美，总是神采飞扬，高傲矜持，从理智上我全能理解她，可是从感情上说来却……”他摇了摇头，“我们再也不能象夫妻那样了。这样过了几个月，大约是三周前吧，我对她说：‘离婚吧。’”

托尼又说道：“第二天，卡伦要我带她上山去。她认为如果能了解山——那使我心往神驰的山岭，也许，我就能谅解她。我们出发了，当然，并不是真去登山，但我也有预感——

一旦我们真的登上高山，说不定能找到问题的症结。”

尽管他没有再谈细节，可我还是能设想得出来，他俩如何乘坐在那辆豪华的车内，看来又有钱又幸福，可有谁知道他们心事重重呢？

—

接着，托尼又给我讲了许多，使我知道了他们以后的一些事——

他俩在山前的一家小客栈内住下，互相之间体贴周到，彬彬有礼，但只是同伴，再不是爱人。

第四天，他俩在一处冰坡上吃午餐。远处不勒斯克山和罗沙山的雪峰壮观奇丽，托尼将望远镜递给卡伦说：“看看吧。”

她举起望远镜，并未去调整焦距，刹那之间，托尼明白她什么也不想看。

“托尼，”她说，“看来还是不成，是吗？”

托尼心乱如麻，想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怎么也不能开口。这时，望远镜不知怎么从她手中滑了下去，眨眼功夫就消失在冰山的裂隙之间。卡伦吓呆了，惊呼道：“噢，托尼！”

那是托尼的父亲赠送给他的珍贵礼品。托尼小心翼翼地挪到山崖边，向下望去，峡底深不可见，所幸的是望远镜就在距他们约 70 英尺的一块突出的岩壁边——托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

“不！”卡伦失态的叫喊声，刹那间透出她对冰山的全部恐惧。

“别怕。”托尼说，“我用斧头固定绳子。”

她脸色苍白，向幽幽峡谷瞥了一眼：“那么……请一定带上我。”

他俩面对面呆立了大约 10 分钟之久。15 分钟后，他俩一起站在那岩壁边上，托尼捡起了望远镜。阳光从周围半透明的冰层折射出来，使人恍若置身于令人眩目的神秘海底。

“那是什么？”卡伦突然喊道。

前方约 20 英尺远的地方，好似有什么影象映在冰墙上。托尼拉着她小心地摸着冰坡向前走去。

啊，竟是一幅粗犷美丽的雕刻画，象一张扑克牌那么大小。托尼当时在那雪峰下看到这个，背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因为他见过那画上的动物，在法国南部的山洞内，那些卷毛尖牙的猛犸象是几千年前才有的……

这时，托尼感觉到卡伦使劲捏住他的手——他朝上看去便全明白了——他和她！就在他们头顶的冰内，犹如被关在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柜中，简直就是活人，没有丝毫腐变。那个姑娘在下面，离他们近些，她的头侧向上方，托尼无法看到，但是她那黑色的长发，奇特的绑腿，却显现得一清二楚……她双臂向上伸去，朝着那名男子。他差一点儿就够着她了……他脸上的怜爱和痛苦一览无余。他匍伏着身子，正向姑娘递过一根短棍子之类的东西……

最外行的人也能猜出：或许是她一脚踩空，或许去拾取失落的护身符，因而跌到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冰穴之中，他来救她，而雪崩发生了……

### 三

托尼沉默了，周围人声鼎沸，他却觉得置身于孤岛似的。许久，他才继续说下去：

“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一发现将轰动一时，就是古代巴比伦城的发现也不能与他俩相比。但是，使我震惊的不是那不可思议的人体的保存，而是那一种生死拆不开的挚情。他俩的爱越过千百年的时光，仍是那么栩栩如生……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渺小……”

不知何故，他突然缄口不言了。

“怎么样？”我敦促他快讲下去。

他的目光越过我向后看去，微笑着。原来是卡伦正朝我们走来。她朴素的黑色衣裙上仅带一样饰物——细细的金链上穿着那扑克牌大小的雕刻。她显得比我记忆中的更妩媚。

“噢，吉姆。”她对我说，“真是个愉快的巧遇！”

我慢慢地站起身来，此刻，我明白了托尼没说完的话，明白了他真正的发现何在。

她把手放在丈夫肩上：“我来晚了，对不起，亲爱的。我打断你们的交谈了，是吗？”

“故事讲完了。”我对她说，“可你并没有打断它，你就是故事快乐的结尾。”

我为他俩高兴，非常高兴。

# 死亡之吻

---

张 健

以珠穆朗玛峰山脊为界，北边是我国，南边是尼泊尔。有一个跨越两国的称不上民族的民族——夏尔巴。台湾队员称他们为“雪巴”，我感到这个“雪”字很确切，有些冰雪之族的意味。

环境，是很能影响人的性格的，山的凝重与豪壮，钢钢硬硬进入了他们的性格。但事物都有两面，你看过无风雪的静静的黄昏里的珠穆朗玛吗？晚霞里，金红色的珠峰象

一个披着金红色纱巾的待嫁新娘，美得梦幻而迷离。我进了西藏，常想，高原环境这么严酷，宗教又这么紧紧抓住人的灵魂，真让我在这儿生活，我可怎么活得下去呢？有一天，我去哲蚌寺，在寺边的林中看到很多青年男女在仁一群俩一伙地谈笑风生，载歌载舞，喝着青梨酒和酥油茶，想跳就跳，想唱就唱，真是无拘无束。一问，这叫“过林卡”，是男女青年交往的节日。这节日一年中常有。我明白了，与严酷相伴的，生活中也有温情和浪漫。

尼泊尔有个夏尔巴人的英雄，叫松·达瑞。他曾六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上珠峰在他那里真跟回一次家差不多了。

有一年，珠峰山脚下来了一对荷兰的登山者，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松·达瑞了，非点着名要松·达瑞作向导。别人说，松·达瑞脾气坏，要钱多。他们不听，还是要找他，好象找不到松·达瑞就不登山了。

这是一对情人。松·达瑞看出这一点，就犯了难。欧美来的登山者有两种人，一种是玩的，还有一种真正的登山，越难越危险，劲儿越大。这对情人是哪一种呢？

松·达瑞问那人：“她也登吗？”

男人点点头：“当然，我就是陪她来的。”

“那你们回家吧，你不是来陪她登山，而是来给她送死。”

女人笑起来了。男人也笑起来。笑得那样开心和轻松。这笑声，对于这一对男女是一种非要登珠峰的信心，但对松·达瑞却是一种尊严的丢失。他马上决定了，作他们的向导。

笑，有你们哭的时候。

上山的时间很长，那是很寂寞的。在帐篷里，三个人聊起天来。男的叫格森，女的叫金。格森说，他曾有一个妻子，